



· 2008 ·

北外 英文学刊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主编 金莉 孙有中

-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 TRANSLATION
- INTERNATIONAL STUDIES
-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008 ·

北外 英文学刊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主编 金莉 孙有中

-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 TRANSLATION
- INTERNATIONAL STUDIES
-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外英文学刊. 2008 / 金莉, 孙有中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00-8377-3

I. 北… II. ①金… ②孙… III. 英文—丛刊 IV. H3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020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刘建梅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377-3

定 价: 3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3770001

主 编：金 莉 孙有中

主编助理：赵 冬

编 委 会：陈德彰 杜学增 金 莉 梅仁毅 孙有中
王卫放 吴一安 张 剑 张在新 张中载

序

很高兴为即将出版的又一本英语学院学术年会论文集作序，该论文集收录了英语学院教师在 2008 年度撰写的 23 篇论文。从 2004 年英语学院开始出版本院教师的学术论文，每年一本的论文集标志着英语学院在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和建设上取得的不断进展。

收录的论文涵盖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我院教师研究的广阔范围。有理论阐述，也有实证研究；有学术论文，也有教研论文；说明英语学院的科研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一代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起来，逐渐接过老一辈教师手中的旗帜，担负起学术研究的重任。作为定位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外国语大学的师资，我们负有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作为教师，我们既要站稳讲台，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又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和参与创造知识，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如此来说，我们教师的研究也应包括两类：一类是教学研究；一类是学术研究，两种研究都应该提倡。无论是教学，还是治学，教师都应该具有不断进取、穷其究竟的精神，并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知识与知识的传授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水平，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大学教师，才能真正具备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批判思维和人文素养的能力，才能真正培养出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也才能不负于时代的重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我们教师自身的素质和水平紧密相关的。

不可否认，随着我们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社会对于高校师资的道德水平和知识水平要求与期望也越来越高，高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承担着种种巨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形势，我们首先要在学校营造一种“以人为本”的校园氛围，充分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努力挖掘教师的潜力，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人各有所长，或是搞科研，或是研究教学，或是二者兼长，大家都应有

体现自我价值的园地。与此同时，在功利盛行、人心浮躁的今天，我们也要提倡一种做扎实学问的精神，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态度。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反映出开阔的视野、时代的气息、哲理的思考、人文的底蕴。而这种功夫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做学问需有一种殉道精神，需有平静的心态，需对学术研究的问题锲而不舍，才能真正出成果，真正参与人文精神的建构。希望看到更多的思想性强、学术价值高、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在这里出现。

窗外，春满京城。祝春风带来英语学院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金 莉
2009年4月

目 录

序	金 莉 I
---------	-------

文学研究

创伤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	李 元 1
寻找男性权威	
——《上来透口气》	王小梅 10
质询“白人的负担”	
——评乔治·奥威尔的短篇小说《射象记》	张 峰 20
盖茨的意指理论述评	王元陆 28
英美诗学中的佛禅：威廉·布莱克与加里·斯奈德	赵 冬 36
《傲慢与偏见》中的“看”与“被看”	邱 瑾 45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外语课堂话语的信息类型探究	杨雪燕 57
言语输出中意识的量化	陈亚平 69
基于语料库的教材分析	
——《现代大学英语 口语》评析	俞 露 82
内省式口译学习	
——把批判思维与技巧训练相结合的尝试	梁 昊 94

翻译研究

词义的抽象化和抽象词的翻译	陈德彰 103
---------------------	---------

为何话及翻译,“理论”便遭遇尴尬?

——理论教学之余的思考..... 吴 青 124

当代西方翻译能力研究模式述评..... 马会娟 135

冰山一角的深广内涵

——海明威《老人与海》变异句式的翻译..... 吴文安 148

题材与体裁的兼顾

——口译课训练篇章的选择依据..... 戴 宁 160

目标、手段与结果

——对汉英口译课程设计的反思..... 柯克尔 167

媒体研究

从奥运火炬传递报道看新闻本质..... 章晓英 175

寻求副刊研究理论创新的基点..... 谢庆立 182

表达自由:从各国的曲折发展到普世价值的争议..... 乔 木 187

新媒体在美国传媒领域的兴起及其对全球传播格局的影响..... 王士宇 195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电视传媒传播范式变迁研究..... 刘 琛 苏 曼 206

英语国家研究

从赫尔姆斯看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李期铨 213

爱尔兰研究在中国..... 爱尔兰研究中心 221

创伤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

李 元

提要：将艺术创作与人类心灵创伤联系起来，这是近年来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一个心理学新方向。大部分当代文学或多或少都指涉到创伤性的事件，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论是涉及如战争、奴役、大屠杀等集体经历，或是更为个人的童年创伤、性侵犯等等。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关于创伤的相关文学实践和文学研究随着创伤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规模，本文旨在分析创伤理论的历史根源和发展，廓清从弗洛伊德到以凯西·卡鲁斯、莎夏娜·费尔曼为代表的学者对创伤理论的贡献，使创伤理论从医学的领域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历史和文化的范畴，成为临床医学与文学批评两种视野的互动。

关键词：创伤 心理分析 记忆 见证

1985年，犹太籍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将拍摄十年的犹太大屠杀见证胶卷剪辑为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命名为Shoah（犹太语，意为Holocaust，浩劫）。这个纪录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浩劫研究（Holocaust Studies）应运而生，美国耶鲁大学各个学科的教授在著名学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影响下设立了犹太人大屠杀的见证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可以说是我们身处时代的水分岭，从犹太人的大屠杀到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其影响不仅在当代文化中无所不在，并且浸入到今天的政治、历史、文化以及艺术领域中，因此不能将它视为过往的陈述，而应该看作是尚未终结的历史。因为在战后的世界，暴行仍在一次次地重演，从20世纪的越战、海湾战争、前南战争到21世纪的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创伤的研究逐渐形成规模。事实上，在当代一系列西方话语包括精神病学、心理分析、艺术、法律、新闻和文化理论中，学者们把北美社会称为“伤痕文化”（wound culture），而把英国社会称为“创伤文化”（trauma culture）（Wald 93）。2001年至2002年，英国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主办了一次题为“创伤”的全国巡回展，集中展出国际上12名知名艺术家如何通过当代艺术来表现和反映当代社会的创伤情节（Wald 93）。

“创伤”一词来自希腊语，本来是指身体的伤口，该术语在19世纪末首次被

用作描述人在受伤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创伤 (Leys 255)。根据心理分析理论, 创伤是“病人生活中一个激烈的事件, 无法正确地面对, 这个事件对心理和精神影响是持久的”(Laplanche and Pontalis 465)。

当代创伤理论主要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但其历史根源却在欧洲。创伤理论之父也即心理分析之父弗洛伊德, 率先提出了精神创伤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 弗洛伊德对创伤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两部著作——《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和《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us* 1938) 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其中, 在一战后写下的《超越快乐原则》可以说是创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书中, 弗洛伊德谈到一战之后如何对那些受到创伤的士兵进行治疗, 并把士兵的精神创伤症状命名为弹震症 (shell shock)。首先, 从弹震症的表现上看, 有一个相同点, 即在症状表现之前有一段潜伏期, 弗洛伊德称之为 *Nachtrichtigkeit* (belatedness, deferred action), 意思是“延迟的行为”或“后来的行为”。这一概念表明, 创伤性的事件最开始是被遗忘的, 而在后来受触动时才显示出来。这是因为此类事件在开始时总是突发性的, 极度震撼, 使受害者并不能在当时完全了解和掌握。而事情过去后, 也许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事物就会激发出巨大的创伤。正如美国心理分析学家朱迪斯·赫尔曼 (Judith Herman) 在《创伤和康复》(*Trauma and Recovery* 1992) 一书中指出, 这种创伤经历带给受害人的记忆不同于普通记忆, 此种非正常记忆会以闪回和恶梦的形式占据受害人的意识, 同时, 由于表面上毫不重要的提醒物会引发记忆, 一个看似安全的环境对创伤幸存者来说可能充满危险 (Herman 37)。这一延迟的观点为很多当代学者借鉴, 是探讨记忆与创伤关系的重要维度。

此外, 弗洛伊德还在经历了一战的士兵那里发现了另一种症状——强迫性重复 (compulsive repetition), 即患者通常有意或无意一次又一次重新经历或重演 (re-enact) 过去某个创伤性的事件。在这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战争中, 面对前所未见的空袭、毒气和威力无比的炸弹, 士兵遭受到严重的创伤。由于无法理解他们在前线所目睹和经历的可怕事件, 他们发现即使战斗结束后, 也无法停止所受到的困扰。同样, 在1938年德军占领奥地利时, 身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逃往英国, 在此期间所著的《摩西与一神教》借一个埃及摩西与闪族摩西的重复历史现象, 弗洛伊德再度强调强迫重复的症状, 甚至还指出, 人类种族的历史, 就如同个人的心理发展史一样, 也充满了无法自抑的重复倾向 (刘裘蒂 11)

因此, 创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强迫性重复, 也即是说, 那些导致严重身体伤害或精神伤害的突发事件, 会在后来的思想或梦中反复出现闪回。关于这一强迫重复的现象, 弗洛伊德从很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但他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一种想要克服过去创伤的尝试, 希望能通过反复展演而最终全面认识并驾驭这种伤痛。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用一岁幼童经常玩的*fort-da*游戏来进一步解释士兵的弹震症，这一游戏展示了同样的机制，同样地要适应剧烈改变的环境。患上弹震症的士兵常常在恶梦中重复体验可怕的事件，这都是潜意识为了驾驭和理解这些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防备的事件，所以睡梦中反复体验过去的经历，以便消除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压力。而同样，幼童所玩的*fort-da*游戏也展示出了相同的重复机制，以此来掌握一个悲剧的事件：幼童母亲的离去。*fort-da*游戏，即幼童玩线轴的游戏。在游戏中，幼童把绳子捆在缝纫机的针线轴上，重复地扔出去再拉回来，这种游戏的模式是：消失不见再重新出现。当他扔出去的时候是“喔—喔—喔”的声音，*fort*是“消失”的意思，再拉回来的时候发出*da*的声音，*da*在德文的意思是“在这里”，对幼童来说，线轴就是母亲，扔出去的时候表示母亲的离去，而拉回来则表示母亲的归来。在线轴消失再出现的可预期性之中，主体获得对事件的掌控权。这个游戏是幼童在练习如何应对与母亲分离的伤痛，幼童的失落来自与母亲分离的经验，他试图经由这种不断重复的声音与动作，占有主动的位置，以克服并释放母亲离开的痛苦（Wald 98）。

上述这两个不同的案例——患有弹震症的士兵和看着母亲离去的幼童——都是以同样的机制来应对创伤，即不断重复就可以理解和掌握创伤，是对创伤性事件一种积极的面对方式，在创伤事件面前，事先有心理准备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关于创伤的分析大部分都基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不仅从病理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创伤。但在20世纪80年代，创伤研究还仅限于医学的领域，在一系列的精神紊乱中都涉及到创伤的病征，但其最为重要的表现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以下简称PTSD），这个类别取代了弗洛伊德在早期提出的弹震症或是创伤性神经衰弱（Caruth 1995: 3）。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PTSD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被提出，最初曾被称为越战综合征等，目前被认为是应激相关疾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最新的影像研究发现，PTSD患者会出现大脑海马萎缩等器质性功能障碍。也即是说，当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时，大脑可以发生器质性障碍，无论是环境的改变，还是时间的推移都无法解决这种障碍。成为病因的压力可以是来自身体或情感的，从自然灾害、事故，到虐待、暴力和战争。这种压力可能来自于亲身经历，也可以是间接经历，如亲眼目睹他人死亡或受伤等。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APA）统计，美国PTSD人群的患病率高达8%，个体终身患病危险性为3%—58%，女性约为男性的两倍（<http://www.reahope.cn/Article/PTSD/PosttraumaticStress/301.html>）。

美国精神病协会把PTSD的主要症状描述为：

持续地重新体验到这种创伤性事件，如反复回忆起这些事件，包括影像、思想或知觉，反复而痛苦地梦到这些事件。对创伤伴有的刺激作持久的回避，以及对一般事物的反应显得麻木，如努力避免有关此创伤的思想、感受或谈话，努力避免会促使回忆此创伤的活动、地点或人物，不能回忆此创伤的重要方面，有脱离他人或觉得他人很陌生的感觉。（Wald 94）

在各种学术研究走向跨学科的今天，创伤从医学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了艺术、文学和文化的领域，创伤理论研究成为临床医学与文学批评两种视野的互动。属于文化与文学批评范畴的创伤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莎夏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杰夫雷·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都来自耶鲁大学。由卡鲁斯主编的《创伤：对记忆的探索》（*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1995）是当代创伤研究的核心著作。在书中，卡鲁斯采编了由文学批评家、制片人、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从不同方面对创伤的评论文章和访谈，以此来强调创伤理论跨学科的特点。卡鲁斯在该书的导言中根据“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对创伤作了如下定义：

（这一）事件由于发生得太突然，太无防备而使受害者无法在当时完全了解，完全认同，但却会在事后反复地体验，受到创伤就是被某个场景或某个事件困扰。（Caruth 1995：4-5）

在这里，卡鲁斯首先关注的是创伤受害者认知和理解体系的崩溃，在突发事件面前，所有常规传统的认知完全丧失作用。正如另一名批评家朱利安·沃负雷（Julian Wolfreys）在《创伤、证词与批评》（“Trauma, testimony, criticism”）一文中指出，理解（understanding）与知道（knowledge）的差异，正是创制（poiesis）与模仿（mimesis）的差异。虽然我们能够掌握到关于某个创伤性历史事件的所有历史资料和史实，但无论是史料、统计数字，或是任何想要按照叙述顺序如实再现历史事件的描写都无法帮助那些受害者或见证人完全理解。理解的过程并不是理性、逻辑或可以模拟的。（沃负雷 140）

因此，创伤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就是要廓清记忆与理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当代对记忆有着众多文化和历史阐释的背景下，对创伤的分析自然也与记忆有关。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研究创伤理论的学者都认为对创伤的记忆与普通的记忆有着巨大的差异。与一般的叙事性记忆不同的是，创伤的记忆并不是清晰

可循的，此种记忆不受时间的影响，无法讲述清楚，而是像弗洛伊德和卡鲁斯所说的，在梦中或以闪回的方式反复出现，重新体验，而且无法摆脱，就像陷入永久的困境。创伤性的事件发生得过于突然，过于震撼，而使受害者无法在当时完全了解，完全认同。于是在这些事件之后，受害者的记忆也会经历极大的危机：这些事件因为太可怕而无法理解，但又必须被记住。

卡鲁斯在其另一部著作《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1996) 中，对创伤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当中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的方式定时地、无法控制地反复出现”(Caruth 1996: 10)。借用弗洛伊德对创伤总结的强迫性重复症状为依据，创伤事件创伤的倒叙，幻觉般的重现，不断地借由幸存者潜意识的重复演习，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魅影。与弗洛伊德一样，卡鲁斯也以战争举例说明，士兵突然目睹大规模的死亡，在当时会处于麻木的状态，但会在后来的恶梦中一次次地反复经历，这是我们这个世纪创伤的主要症状 (Caruth 1996: 11)。

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强迫重复行为，正如弗洛伊德用幼童的 *fort-da* 游戏所证明的，是受害者的一种应对机制，希望能通过反复的展演和体验来最终走出创伤。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Dominick Lacapra) 在《再现大屠杀》(*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and Trauma* 1994) 一书中指出，创伤的历史事件通常先被压抑，而后以强制的模式反复重现，她关注在犹太大屠杀中幸存者如何以叙述的形式重复展演创伤，如拉卡普拉所说，创伤病征的重复展演以及压抑的强制回返，无非是一种愿望，希望身心获得统一，创伤能够结束，个人得到救赎 (Lacapra 193)。

由费尔曼和多瑞·劳伯 (Dori Laub) 合著的《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992) (刘裘蒂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也阐释了这样一种治疗性的叙事结构：

为了解除这种不可知，无法言说，只可重复的循环，必须启动一个医疗疏解的过程，而此过程则是建构叙述，建构历史，以及从本质上将事件由内在化后再度变为外在现实。这个事件的外在化只有当叙述者可以表达及传递故事，确实将故事传递给外在的他人，再收回为内在时，才真正地生效。(Felman and Laub 117)

因此，受害者的故事，有必要被说出，被听见，才有可能从创伤中恢复。个体在受到创伤后，心理上往往会产生一种重负，而为了理解这种创伤，人们往

往需要建构一种叙事，将这一经历讲述出来。心理学家乔纳森·肖（Johnathan Shay）总结道，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正是这种讲述的需要，成为很多当代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源泉。（Shay 4）

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种讲述不可能与常规的叙事等同，因为创伤的记忆无法完全整合进入“叙事记忆”中，而且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创伤是“时间暂时的延迟，此延迟将个人支撑着，使其逃离最初时刻的震撼。创伤是在事件的不断重复中受苦，但也同时在此重复中不断离开那原初的地方”（Caruth, 1995: 10）。关于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赫尔曼观察到，是受害者既想“否认曾经经历的可怕事件”，又想“大声倾诉这些事件”（Herman 1）。因此，当创伤经验成为证言或成为口述，事件就会丧失其精确度，造成“另一种消逝：事件本质上难以理解的缺憾，也有种不愿意，不想去理解的力量”（Caruth, 1995: 154）。不止卡鲁斯，许多研究浩劫证言与历史记忆的学者也指出，幸存者的创伤经验无法被语言的表达完全捕捉与诠释：

在现实情境中，创伤不断周而复返，但是那些陷入无尽创伤复现与重演的人，却无法捕捉其真实。创伤事件虽然是真实的，却是在现实之外发生，超越寻常的因果、顺序以及时空。创伤因此成为没有开端，没有终结，没有前后与过程的事件，缺乏可供定义的范畴使创伤泯除时序，又无所不在。创伤还是一种无从理解，无从叙述，无从掌握的经验。创伤的生还者不是与昔日记忆共存，而是存活在一个不能完结，没法掌控的事件中。对生还者而言，创伤在现存的情境中不断持续下去，但他们却无法触及创伤真实的核心，也无法捕捉不断的重演，而同时陷于两种牢笼之中。（Felman and Laub 116）

因为创伤无法被同化（assimilation）的本质，故事的“全然真实性”因此成为不可能，因为被创伤化的主体无法在第一时间了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过去的片段、断裂的经验，在事件之后一段时间，却重复地、鬼魅般地萦绕着此主体，挥之不去。对创伤的观念使得经历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变得问题化（problematise），创伤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叙述的，至少不能通过常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线性地描述。在发生的那一刻，创伤性事件并没有完全被受害者理解和同化，因此并不能成为当事人可以随意描述的场景，而是在事后反复地、侵入式地出现，无法克服。就像赫尔曼指出的，创伤受害者通常以一种“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且又支离破碎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Herman 1）。

创伤为个体与世界造成了混乱和困扰的关系，在卡鲁斯看来，创伤甚至导致

了历史的巨大危机：

如果 PTSD 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病理性的症状，那么这并不是只是无意识的症状，而更多的是历史的症状。我们可以说，创伤受害者携带着一个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己成为一种历史的症状。（Caruth 1995：5）

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伤不仅仅是一种病征，而是关于“伤口的故事”，不断地爆发，成为一种永恒的文本，而历史就像创伤，历史所反映的正是我们每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的创伤交织（Caruth 1996：4）。卡鲁斯对历史经验危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既然创伤的表现游走于叙事与历史之间，那么如何再现创伤，如何描述一种无法启齿的事实，使人们能感同身受，使受害者得到救赎？关于再现创伤的问题，很多学者赞同解决方法就是文学和艺术。文学和艺术被认为是记忆和治疗的最佳媒介，是提供倾听创伤，将创伤事件再度外在化及历史化的媒介，通过文学创作，创造一种历历在目的情境，使得无法言喻的感情与思想能够得以重现。因为苦难或见证本身不等同于艺术，因为艺术从不为诉苦而诉苦，是一种不诉诸眼泪的、更高层次的哲学观照。事实性地报道一个创伤性事件，并不足以传达伤痛，而只有文学，以象征、比拟和其他修辞手法，以间接的方式才能更近、更精确地靠近创伤（Felman and Laub 117）。在这一点上，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说得精彩：“为了应对创伤，我们用象征手法来表现（In order to cope with a trauma, we symbolize）。”（沃负雷 126）

事实上，大部分当代文学或多或少都指涉到创伤性的事件，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论是涉及如战争、奴役、大屠杀等集体经历，或是更为个人的童年创伤、性侵犯等等。将艺术创作与人类心灵创伤联系起来，是近年来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一个心理学新方向。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关于创伤的相关文学实践和文学研究随着创伤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规模，甚至有批评家指出，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创伤话语（Trauma Discourse）（Wald 101）。也就是以创伤、回忆和遗忘作为基点，对历史进行重新回顾，甚至重新书写，把历史看作是过去无法释怀的影响，而需要在当下反复体验和拷问。由此，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将文本置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越战以及少数族裔的伤痛等）所包含的创伤性内涵之上，从文化、心理分析、后现代、后殖民、空间理论乃至记忆与遗忘等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分析，同时，有关创伤的探讨也不局限在作品本身，而是延伸到思想、政治、历史以及传记等背景资料，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给出传统陈俗的解释，并不专注在找寻一劳永逸的答案。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我们虽然拥有全部的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当代创伤理论则正

是对各种文本展开症候式的追问,旨在探讨叙述与历史之间,艺术与记忆之间,言说与见证之间复杂难解的关系,捕捉如鬼魅般萦绕着我们的文化与暴行相互撞击,却又相互交融的那一个个彼时此刻。

参考文献

- 莎夏娜·费尔曼·多瑞·劳伯. 见证的危机: 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M]. 刘裘蒂, 译. 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2.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aruth, Cathy. *Trauma and Experience: Intro //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Ed. Caruth.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995.
- Herman, B. J. L.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Basic Books, 1992.
- Laplanche, Jean and J. 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3.
- Lacapra, Dominick.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and Trauma*. Ithaca: Cornell UP, 1994.
-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Shay, Johnathan. *Achilles in Vietnam: Traumatic Stress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 New York: Antheneum, 1994.
- Wald, Christina. *Hysteria, Trauma and Melancholia: Performative Maladies in Contemporary Anglophone Drama*.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Wolfreys, Julian. *Trauma, Testimony, Criticism // 21 世纪批评理论导读*. (美) 沃负雷, 编.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 <http://www.reahope.cn/Article/PTSD/PosttraumaticStress/301.html>, accessed April 24, 2008.

Abstract: The desire among various writers to represent certain historical traumatic events has given rise to numerous important work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uma theory emer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1990s

and sought to elaborate 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trauma. The article aims at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rauma theory contributed by Sigmund Freud and the contemporary trauma theorists such as Cathy Caruth and Shoshana Felman. Their works have adopt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which involved trauma studies i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domain with the broader contexts of literature, culture and history.